

當前匪俄關係的前瞻

丁 匡 華

壹、前言

匪俄衝突由來已久，從意識形態的理論爭執，轉化為國際共黨領導權爭奪的兩極對立，愈演愈烈，尤以一九六九年珍寶島武裝衝突事件後，雙方在邊疆地區互陳百萬大軍，劍拔弩張，情勢益趨緊張，迄毛匪澤東斃命之前，雙方鬥爭有增無已。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匪暴斃，蘇俄認是改善雙方關係之有利時機，於是立即對匪發出對毛匪死亡唁電，表示深切哀悼，並對華匪國鋒沐猴而冠致電申賀，同時不斷對匪採取友善態度，企求對匪關係有所改善。其後，雖然共匪拒絕接受弔唁毛匪唁電，蘇俄亦未採取相對行動，且仍按外交禮儀，派俄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葛羅米柯，俄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馬祖洛夫等於九月十二日前往匪駐俄使館弔唁毛匪之喪，並在悼唁簿上簽名。同時，蘇俄駐匪使館和官員，亦曾前往北平「人民大會堂」弔唁。不僅如此，蘇俄傳播機構已不再主動咒罵毛匪及其一夥，而不斷要求與匪改善關係，一般以為匪俄關係在毛匪死後可望某些改善，但事實上共匪并未因毛匪死亡而改變其反俄態度，除拒絕接受俄共中央的唁電，同時，匪黨中央，僞「

人大常委會」、僞「國務院」、匪黨中央軍委在毛匪斃命之日，發表「告全「黨」（匪黨）全「軍」（匪軍）全「國」（匪）各族人民書」，重申「繼續貫徹執行毛「主席」（毛匪）的革命外交路線和政策」、「把反對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和現代修正主義的鬥爭進行到底。」至十一月二日，匪黨中央、僞「人大常委會」，僞「國務院」、匪黨中央軍委聯合發表公告，對許多外國元首，黨政組織在毛匪斃命後發來唁電、唁函衷心感謝并發表匪偽今後外交政策稱：「『我們（匪）要同全世界一切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和組織團結在一起，把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鬥爭進行到底』。凡此種種，俱見華匪國鋒新政權對於匪俄關係之處理，仍是沿着毛匪政策路線，視俄共為匪黨敵對組織，絲毫不敢有所更張；反之仍然繼續高舉遵奉「毛澤東路線」的招牌，加強反俄姿態，強化反俄氣氛，藉以鞏固其內部的團結，兼收欺騙西方人士的功效。因之，儘管蘇俄於一九七六年春，再度派遣主持匪俄邊界談判的蘇俄首席代表、外交部副部長伊里契夫重返北平，與匪方恢復邊界談判，重新向共匪展佈友好攻勢，但時至今日，由於共匪堅不改變對俄政策路線與立場，迄未絲毫有所進展。事實上，共

匪內部今日無人會公然主張對俄和解，因為對俄和解，就是反毛，毛匪初死，反毛極易成為共匪內部的衆矢之的，當然為陰謀奪權者所不取，亦所不敢。華匪國鋒今天也祇有抱頭毛匪死靈牌辦事，不敢有所更張，因此，預見在最近將來，匪俄關係將不會有所轉變。

貳、匪俄雙方的基本矛盾

共匪偽政權原是蘇俄一手扶植而僭立，其時共匪的對外政策路線，完全唯蘇俄之命是聽，殆一九六〇年匪俄發生衝突分裂後，雙方對立，共匪的政策路線立作一百八十度大轉變，由擁俄變為反俄，其對外的一切國際活動，均以反俄為主軸，並將蘇俄列為「主要敵人」，聲言蘇俄的「合作」和「友好」，全是「侵略」、「顛覆」的騙局。并叫囂蘇俄從政治、軍事、經濟諸方面，對匪進行控制、顛覆、破壞，使匪遭受嚴重損失。

據共匪一九七三年所頒匪軍「形勢教育」提綱第二課「蘇俄是『我國』（匪）最危險最主要的敵人」內中「三、蘇俄是對『我國』（匪）威脅最大的敵人」一節指出：「從歷史上看，自從蘇修上台以後，……它不斷在國內國際掀起一個

又一個的反「華」(匪)浪潮；它曾無理要求在「我國」(匪)建立長波電台和共同艦隊；妄圖在軍事上控制「我國」(匪)；它在核武器妄圖限制「我們」(匪)；……它竭力支持被「我」(匪)揪出來的叛徒、特務、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妄圖顛覆「我」(匪)無產階級專政，它背信棄義，片面決定撤走專家，撕毀合同，破壞「我國」(匪)社會主義建設，使「我」(匪)遭受嚴重損失；它在「我國」(匪)新疆大搞顛覆活動，妄圖把「我國」(匪)新疆分割出去；它侵佔「我國」(匪)領土，破壞邊界現狀，不斷挑起武裝衝突。

從現實來看，蘇修在政治上大造反「華」(匪)輿論，大搞反「華」(匪)戰爭動員，謾罵「我國」(匪)對「他們」(指蘇俄)有領土要求，「中國」(匪)極大地損害了社會主義大家庭的利益，是社會主義的敵人，要蘇軍時刻處於充分的戰爭狀態，要像父親和祖父一樣打擊「中國」(匪)人。……在軍事上，蘇修在「中」(匪)蘇、中(匪)蒙幾千公里的邊界上，駐有六十四至六十七個陸軍師，約佔其陸軍一百五十九個師的百分之四十；約有坦克一萬五千輛，相當於蘇修現裝備坦克四萬五千輛的三分之一。還有飛機幾千架，並建立了幾十個導彈基地，擺出了一副要對「中國」(匪)大打的架勢。「他們」(指蘇俄)還積極進行戰場準備，檢修公路、鐵路、工事、機場、港口、工業西遷、邊境人口內遷。「他們」(指蘇俄)頻繁地進行軍事演習，加緊對「我國」(匪)的偵察活動，特別

是蘇俄空軍遠程奔襲和轟炸演習尤為頻繁，設想對「我國」(匪)戰略目標實施襲擊。當時，蘇修海軍一個個很值得注意的動向是拼命向印度洋擴張。它的企圖就是妄想以印度洋為接口處，用海軍的兩鉗合成一條連接歐、非、亞三洲的弧形海上通道，形成對「我國」(匪)海上的戰略包圍。……蘇修還繼續向「我」(匪)境內派遣特務搜集「我」(匪)軍事情報，發展特務或長期潛伏。在外交政策上，「他們」(指蘇俄)未要兩面手法，在同「我們」(匪)進行談判時極極向美帝等兩方國家進行反革命交易。除了與美帝舉行限制核武器的談判外，還積極策劃歐洲安全會議，對東歐小修既拉又壓，企圖緩和歐洲局勢，穩定兩線，以便騰出來全力反「華」(匪)。

隨着國際情勢之演變，共匪的對蘇俄政策，在策略上乃有新的運用，……是「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即是與美國妥協，以牽制蘇俄，共匪於一九七二年誘使美國前總統尼克森訪匪，雙方簽署「聯合公報」，於一九七三年與美國立設「聯絡處」，推展所謂美匪「關係正常化」，即為此「策略之具體運用」。……是「聯合多數，打擊少數」，即是以「反霸權」為號召，籠絡第一世界及第三世界國家，使美俄兩個超級強國趨於孤立，一九七四年匪僑前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在聯合國第六次特別會議上，拋出所謂「三個世界」邪說，謂美俄兩超強屬於「第一世界」，亞、非、拉及其他地區發展中國家包括匪幫在內屬於「第三世界」，介於這兩者之間的發達國家

屬於「第三世界」。……第三世界與第一世界有絕對的矛盾。……第三世界與「第一世界」，「第三世界」都有矛盾。「第三世界」可以聯合「第二世界」反對「第一世界」。鄧匪所稱「第三世界」聯合「第三世界」反對「第一世界」，就是共匪而聯合多數，打擊少數「策略之具體展佈」。共匪在對蘇俄新政策路線之大前提下，不但要聯合一切反蘇力量，孤立蘇俄，打擊蘇俄。同時也在國際共產運動中製造分裂，……方面否定蘇俄對其它共黨國家的領導權；另一方面則是將這些國家劃進「第三世界」範圍，成為共匪運用的籌碼，向蘇俄示威，藉以壯大其反俄的國際領導地位，共匪不祇在匪黨「十屆」黨章標明以反俄為其首要目標，並在僑「四屆」大會所通過之偽新「憲法」上規定反俄為基本「國策」。

匪黨「十屆」黨章總綱標明：要「中國共產黨」(匪黨)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反對大國沙文主義，堅決同全世界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和組織團結在一起，同全世界無產階級、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團結在一起，為反對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霸權主義，為打倒帝國主義，為現代修正主義和各國反動派，為在地球上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使整個人類都顯得解放而共同奮鬥。……「匪黨」(匪)要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我們」(匪)要同社會主義國家，同一切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加強團結，互助支援，在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

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爭取和社會制度不同的國家和平共處，反對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反對超級大國的霸權主義。」

匪黨「黨章」和匪偽「憲法」中所稱之「社會帝國主義」和「現代修正主義」，就是指蘇俄而言，由此足見共匪反俄至為徹底，毫無妥協可言。

叁、毛匪死後的匪俄關係

(一) 蘇俄對共匪的和解攻勢

匪俄之間的對立，雖然情節極為複雜、深刻，但統制者個人因素，實亦為重大關鍵。匪俄鬥爭淵源於毛匪澤東與俄會黑魯雪夫對國際共黨領導權之爭奪。史達林逝世後，毛匪即以史達林第二自居，不容黑魯雪夫凌駕在他之上，乃與之決裂，黑魯下台、布里茲涅夫仍然執行「沒有黑魯雪夫的黑魯雪夫主義」，繼續對匪抑制，由是匪俄關係更趨惡化，至一九六九年乃有珍寶島軍事衝突事件發生，此一激烈敵對形勢，迄毛匪斃命之前未見緩和。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澤東斃命，各方認為匪俄關係可能轉變，蘇俄亦認是改善匪俄關係之最好機會，因而立即致電弔唁，同時透過所有傳播機構連續對匪發出呼籲，促使華匪新政權懸崖勒馬，放棄與蘇俄敵對狀態，但繼承毛匪的華國鋒新政權，并未因此停止反俄，反而以與俄共沒有黨籍關係為藉口拒絕接受俄共唁電，廣即連續發表對俄政策聲明和「講話」，表明反俄立場，并

發表一系列攻訐蘇俄文章，其措詞之尖酸刻薄，較前尤有過無不及。此一經過情況，綜合最近五個月來各方資料，大致如下：

在蘇俄方面、毛匪斃命之後，蘇俄為尋求對匪和解，曾經採取下述各項行動。

一、發出弔唁毛匪唁電：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十日一時三十分發出），俄共中央發出給匪黨中央弔唁毛匪唁電稱：「知悉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逝世，請接受『我們』深切哀悼，『我們』還向逝世者的家屬和親友表示同情。」

二、要求共匪改變態度：九月十日，莫斯科華語廣播電台播出題為「始終不變的原則方針」，再度強調俄共二十大對共匪的立場說：「如果北京回到以真正馬列主義為基礎的陣地，放棄敵視社會主義國家的方針，并站在同社會主義國家合作與團結的道路上，那麼『我們』（指蘇俄）將對此做出相應的反應，『我們』（蘇俄）使蘇『中』（匪）兩國有可能發展符合社會主義國際主義原則的良好關係，一切決定於中共。」

三、弔唁毛匪死亡：九月十三日，蘇俄政府按照外交禮節，派俄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葛羅米柯（代表黨），俄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部長會部第一副主席馬祖洛夫，俄共中委、部長會議副主席阿爾希特夫，俄共中央檢查委員、外交部副部長馬里契夫前往共匪駐俄大使館弔唁毛匪之喪，并在悼唁簿上簽名。同（十三）日，在北平外國使節館允許到匪（人民大會堂）悼念時，蘇俄使節和官員前往弔唁。

四、要求共匪重視匪俄關係：九月十四日莫

斯科廣播題為「為了『新中國』（匪）的幸福」評論，指出偽政權成立二十七年以來，蘇俄對中共政策始終如一，再度呼籲共匪放棄敵視社會主義國家的方針，表示雙方關係能否好轉，問題全在共匪採取何種態度而定。

五、呼籲共匪反帝不要反俄：九月十四日莫斯科廣播談話，題為「反蘇主義是帝國主義的武器」，宣稱：「反蘇與反帝是兩個不能相容的概念，任何的反蘇表現，就能為加強帝國主義的陣地，加強反動勢力活動開闢道路。」

六、暗示對共匪勞動者以戰鬥聲援：九月十四日，莫斯科廣播談話，題為「反蘇份子的騙人把戲」，它說：「形形色色的反蘇份子，指望蘇俄放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原則，要知道這個原則是『我們』（蘇俄）最高政策的最重要的始終不變的原則之一。從意義上說，蘇聯給予安哥拉人民的幫助，就其實質來說，與『我國』（蘇俄）對英勇的越南人民以及別國人民的支持，毫無區別，這種幫助也和蘇聯在『中國』（匪）勞動者採取自由的革命鬥爭年代裡對他們的戰鬥聲援一樣，同是出於『我們』對無產階級國際主義者的忠誠。」

七、要求共匪尊重「八大」決議：九月十七日莫斯科華語廣播播出題為「確定『中國』（匪）的光明前途的代表大會」，指匪黨「八大」在匪黨史和「中國」（匪）人民生活中都佔有特殊地位。「八大」的決議「證明『中共』（匪）人民有鞏固社會主義成果可靠道路，這條道路規定要用一切辦法，發展同蘇聯、同社會主義友好大

家庭的兄弟友誼和合作」。同(十七)日，又廣播題爲「爲了『中國』(匪)人民的利益」的談話，再次強調「八大」決議加強與蘇俄合作的正確性，指此一方針至今仍有其「積極重大的意義」，「蘇『中』(匪)兩國人民沒有互相疏遠的客觀原因，尤其沒有互相敵視和對抗的客觀原因」。

八、強調蘇俄對匪謀求和解的誠意：十月一日，蘇俄「真理報」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匪)二十七年」爲題發表文章，寫下了蘇俄過去支持共匪的一大篇流水賬，稱頌匪黨「八大」制定的親俄政策如何正確，強調匪俄間決裂以來蘇俄如何努力謀求解決匪俄爭端的誠意等等之後，力稱布里茲涅夫曾表示「蘇俄希望『中國』(匪)成爲一個繁榮的社會主義國家」，強調蘇俄相信共匪「在同蘇俄與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友好與合作的道路上，能夠達到這一點」。從而謂「所以『我們』(蘇俄)的出發點是『我們兩國』(匪俄)關係中並不能在同願望的基礎上本着睦鄰互利的精神在考慮到互相利益的情況下加以解決的問題。」

九、蘇俄重申匪俄關係正常化願望：十月一日，蘇俄以蘇維埃主席團及部長會議的名義，致電匪僞「國務院」，重申蘇俄希望匪俄正常化的願望，聲明「蘇『中』(匪)關係正常化必須在平等、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彼此不干涉內政原則基礎上的發展，將符合『我們兩國』(匪俄)希望建成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維護和加強世界和平與安全的國家和人民的願望。」

十、布里茲涅夫強調改善匪俄關係的願望：十月二十四日，俄共召開中央全會，布里茲涅夫的報告談到匪俄關係時強調蘇俄共匪「改善關係的願望」，爲其「一貫的方針」，力稱「『我們』(蘇俄)爲在蘇『中』(匪)關係中，沒有不能在睦鄰精神下解決的問題，『我們』(蘇俄)準備在這一方面努力，問題要看另一方採取什麼立場。」

十一、庫拉克夫強調蘇俄願與共匪恢復「正常關係」：十一月六日，俄共政治局委員庫拉克夫在主持蘇俄「十月革命」五十週年紀念會上強調蘇俄願與共匪恢復「正常關係」，力稱「改善蘇『中』(匪)關係符合兩國人民的利益和社會主義國際主義的原則。」

十二、蘇俄指控共匪的宣傳謊言：一九七七年一月二十一日，莫斯科電台華語廣播談話，題爲「所謂蘇聯威脅而掀起的叫囂運動」，它說：「這裡還應當提到那些頑固不化的宣傳有關蘇聯威脅的謊言的人，他們這樣做，是爲了捏造出來的蘇美兩國之間的不可避免的搏鬥的論點進行辯護，是爲了使蘇美兩國人民陷於流血戰爭的深淵，並坐山觀虎鬥，這一類反蘇份子也像世界其他國家反蘇份子一樣，經常以蘇聯侵犯威脅嚇唬他們。」

十三、蘇俄指匪誑造謠中傷：一九七七年一月二十九日，莫斯科華語廣播談話指出：「機會主義者用假革命辭句做掩護，否認社會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建設的一般規律，造謠中傷兄弟國家、兄弟黨的國際主義聯系。假馬克斯主義者對蘇聯的攻擊，尤其惡毒兇惡……。」

此外，蘇俄還拋出了大量的文章和廣播談話，用「蜜月的回憶」方式，利用各種情事，力圖喚起共匪的回憶，使其回心轉意。例如九月十四日，莫斯科電台以「爲了『新中國』(匪)的幸福」爲題發表評論時，竭力強調抗戰勝利的俄軍佔領東北以擄自日軍的大量武器和當地的物資交給共匪，而有力地幫助了共匪的叛亂這一恩惠。

九月廿一日莫斯科電台會就共匪的僞「憲法」發表評論，竭力稱頌二十二年前共匪首次制定的僞「憲法」，採取了如何「正確的方針」、「一面倒」的方針。十月六日，蘇俄的「蘇『中』(匪)友好協會」與共匪的「『中』(匪)蘇友好協會」合作之時，如何在匪俄雙方的「友誼」作出其「貢獻」。另外，蘇俄還假借匪俄間過去在電影、音樂、出版等方面的「合作」，回憶其甜蜜的美夢，甚至還假借所謂「台灣問題」以討好共匪，力稱蘇俄反對「兩個中國」，支持台北爲共匪「不可分割的一部份」，以及如何支持共匪混入聯合國等等，對共匪極盡表現「友好」之能事。

(一) 共匪對俄繼續抨擊

在共匪方面，毛匪斃命後，對於蘇俄，先對俄共唱電拒絕接受，繼對共匪繼續不斷加以抨擊，其措詞激烈，尖刻，較之毛匪在世之日，有過之而無不及，其重大者有如下述：

一、共匪聲言要把社會帝國主義鬥爭進行到底：九月九日，毛匪斃命之日，匪黨中央，僞「人大常委會」，僞「國務院」，匪黨中央軍委，在發表「告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書」中，闡明「『我們』(匪)一定要繼承毛『主席』(

土匪)的革命外交政策和路線,『我們』(匪)要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加深『我黨』(匪黨)同全世界真正的馬列主義政黨和組織的團結,加強『我國』(匪)人民同各國人民特別是第三世界各國人民的團結,聯合國際上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把反對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和現代修正主義的鬥爭進行到底。」

二、指責蘇俄侵略擴張:九月九日,共匪以「新華社記者報導」方式,指責蘇俄加緊向南太平洋滲透擴張,嚴重威脅這一區域各國安全。同(九)日,共匪又以「新華社記者述評」方式,用極其辛辣的語調,諷刺蘇俄對主張劃分勢力範圍的「索南費爾特主義」極感興趣,指其故在於「布里效涅夫主義」與「索南費爾特主義」為「一路貨色」,指蘇俄不僅要在與美國瓜分天下中爭取「均勢」,而且要爭取「優勢」。

三、指責蘇俄扼殺第三世界國家經濟:九月十日,匪「新華社」以「不要蘇修的狗皮膏藥」為題,抨擊蘇俄所說關於開發中國家發展經濟「離不開裁軍」的論調。指蘇俄此種論調的用意,「就是為了根本扼殺第三世界國家發展民族經濟的願望」,「在於掩蓋它與發展中國家剝削和被剝削的尖銳矛盾,轉移它們的視線,麻痺它們的鬥志,純粹是為了維護它對發展中國家的掠奪。」

四、宣稱粉碎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的侵略陰謀,堅決「反修防修」:九月十一日,匪「新華社」就「哀悼」毛匪情形發出長篇報導時,大嚷「要百倍提高警惕,守衛好祖國神聖領土,隨時準備粉碎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的侵略陰

謀」。九月十六日,匪兩報一刊發表社論,再度歌頌毛匪的反俄路線,強調要按毛匪的「既定方針辦」,堅決「反修防修」。

五、華國鋒聲明反對蘇美兩個超級大國的霸權主義:「『我們』(匪)要加強同國際無產階級、全世界被壓迫民族被壓迫人民的團結,加強同一切受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侵略、顛覆、干涉、控制和欺負的國家的團結,結成最廣泛的統一戰線,反對帝國主義特別是反對蘇美兩國超級大國的霸權主義」。

六、指控蘇俄是「新戰爭的策源地」:十月十二日,僑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在北平歡宴巴布亞新幾內亞總理索馬雷時,指控蘇俄是「新戰爭的策源地」,「打着社會主義的旗號,到處擴張」。十月十五日晚,李先念在歡迎中非總統卜卡薩的宴會上,又指責蘇俄「不斷地製造緩和關係的假象,妄想混淆馬克思主義和修正主義的原則界限,甚至痴心妄想,白日做夢」。

七、指責蘇修「是第三世界最危險的敵人」:十月十四日,匪「人民日報」以「蘇修是第三世界最危險的敵人」為題,發表長達數千言的文章,指蘇俄為「新暴發」的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者,「必然要以十倍的貪婪,百倍的瘋狂,向第三世界進行全面的侵略擴張」。指「蘇聯社會帝國主義是當代一個最大的國際壓迫者和剝削者,是窮兇極惡的國際憲兵」。

八、指責蘇俄企圖發動新世界戰爭:十月廿一日,匪「新華社」以「記者述評」方式,針對蘇俄共黨總書記布里茲涅夫之流一些富有軍事威

脅的論調施以猛烈的抨擊。聲言「如果新沙皇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而發動的世界戰爭,必將遭到徹底毀滅。」

九、揭發蘇俄的社會帝國主義本質:十月廿八日,匪「人民日報」刊登一篇題為「新殖民主義行動綱領」的文章,揭露蘇修具體行動綱領的社會帝國主義本質,指出一九七五年五月蘇俄在聯合國第四屆貿易和發展會議提出的一個所謂「具體行動綱領」,儘管蘇修對「綱領」進行種種偽裝和粉飾,但都掩蓋不了「綱領」所包藏的禍心,「綱領」反映了蘇俄社會帝國主義的對外經濟貿易政策,是蘇修妄圖稱霸世界的反革命全球戰略的一個重要組織部份。」

十、共匪聲言要把反對現代修正主義鬥爭進行到底:十一月二日,匪黨中央,偽「人大常委會」,偽「國務院」,匪黨中央軍委聯合發表公告對許多國家元首,黨政組織在毛匪斃命後發來唁電衷心感謝,並表明匪偽今後外交政策稱:「『我國』(匪)要同全世界一切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和組織團結在一起,把反對現代修正主義鬥爭進行到底。」

十一、揭發蘇俄對西歐的經濟侵略陰謀:十一月四日,匪「新華社」的「記者述評」,猛烈攻擊蘇俄最近推出的以「經互會」與歐洲共同市場締結協定的草案,指蘇俄過去一直不承認歐洲共同市場,現在忽然要與共同市場締結協定,懷有三項陰謀:一是企圖從西歐撈取更多的油水,為蘇俄的經濟輸血,以全面復辟資本主義。二是藉此將西歐的經濟納入蘇俄的軌道。三是藉此與西

歐國家間製造緩和的假象。

十二、揭發新沙皇併吞別國的手段：十一月八日，匪「新華社」以「斥新沙皇的自願聯盟論」為題，抨擊蘇俄報刊所謂「世界社會主義國家大家庭、是平等、主權、獨立國家的自願聯盟」，正為「把『大家庭』各國變為蘇俄加盟共和國」的供狀，是新沙皇企圖掩蓋其併吞別國的拙劣手法」。指「新沙皇的侵略胃口已從『有限主權論』和『國家專政論』逐步升級到『自願聯盟』」

十三、揭發蘇俄假緩和和戰略陰謀的破產：十二月二十日，匪「新華社」發表題為「緩和和騙局破產記」的「記者述評」，指出一九七六年是蘇俄社會帝國主義所推行的假緩和和戰略大暴露和大破產的一年，謂蘇俄的「緩和」，的確是一個危險的騙局，是掩蓋激烈爭霸和擴張的煙幕。「緩和」是「超級大國的遊戲」，是一種「麻醉劑」。「緩和」是莫斯科設下的陷阱，是一條有往無來的單行道。指出布里茲涅夫從一九七六年二月在蘇修二十五大的「報告」，一直到最近的一些「講話」，統統是「胡說八道，「荒謬無稽」的「謾言」。最後指出：「據蘇俄『消息報』說，蘇俄在今後的四分之一世紀內還要把『和平攻勢繼續下去』，可惜的是，就在一九七六年即今後的四分之一世紀的第一年，『緩和』騙局就已破產，『和平攻勢』也已日薄西山，有氣無力，本世紀剩下的二十四年，就更難混下去了。」

十四、揭發蘇俄社會帝國主義的侵略本質：十二月卅日，匪「新華社」在一篇題為「第三世界反霸的勝利發展」的「記者述評」，指出「蘇

俄社會帝國主義是當前反帝反殖反霸，爭取民族解放和維護國家獨立的第三世界最危險的敵人」，「俄國人是非非常壞的殖民主義者」，「蘇俄今天是最富於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特點的國家」，「不管蘇俄社會帝國主義披上什麼樣的偽裝採取什麼樣的狡詐手法，其侵略擴張本質總是掩蓋不住的。」

十五、揭露蘇俄的緩和和騙局：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六日，匪「人民日報」發表題為「徒勞的花招」的國際短評說：「……它一面兇相畢露的漫罵西方反綏靖力量是緩和的敵人，把西歐國家的保衛獨立的主權而加強防務的措施詆之為破壞緩和，給國際合作埋下地雷，一面又裝作笑臉，要求西方和它配合，提高緩和和效率……又拉又打，千方百計要把西歐加強防務和聯合反霸的勢頭壓下去，阻擾西方揭露緩和和騙局，反對綏靖力量的興起，這是蘇修一年以來不斷施展的伎倆。」

十六、抨擊蘇俄的擴軍備戰：一九七七年一月廿四日，匪「人民日報」發表題為「迷魂曲難以迷人」國際短評抨擊蘇俄說：「蘇俄的擴軍備戰究竟是現實還是神話，這是有目共睹，舉世皆知的。它的兵力年年擴充，武庫天天膨脹，戰艦遊戈五洋，魔爪伸向西方，擴張之勢咄咄逼人，這種全球擴張的情況，不僅威脅廣大的第三世界和西方國家，而且對正同蘇聯加緊爭霸世界的另一個超級大國來說也是一種挑戰……蘇修大唱沒有威脅，局勢緩和的迷魂曲，不過是為了掩人耳目，麻痺對手，以便讓蘇修自己放手擴軍備戰，加緊爭奪霸權。」

十七、揭露蘇俄和平攻勢的煙幕：一月三十日，匪「人民日報」發表題為「蘇修和平攻勢的背後」文章抨擊蘇俄稱：「十多年來，蘇俄的裁軍經驗得越起勁，而它的擴軍略戰的勢頭也越來越瘋狂……新沙皇的和平攻勢不過是它加緊擴充軍備，加快準備新的世界戰爭，不是什麼不會把劍舉起來，而是把劍舉得越來越高的一個煙幕。」

(二) 匪俄雙方的低姿態

然而共匪在不斷對蘇俄迭施抨擊之餘，有時也會擺出了緩和姿態。共匪於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八日以措詞溫和的語調，向蘇俄政府發出賀電，祝賀十月革命節，即其一例。據莫斯科電台十一月八日廣播匪「人大常委會」和偽「國務院」拍給蘇俄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和蘇俄部長會議的賀電如下：「在十月革命五十九週年之際，以『中國』(匪)人民的名義向兄弟的蘇俄人民致以熱烈祝賀，偉大列寧開創了十月革命的道路，是無產階級，世界一切被壓迫人民，被壓迫民族解放的光明道路，在堅持和捍衛十月革命道路的鬥爭中，『中國』(匪)人民堅決站在蘇俄人民一邊，『中國』(匪)人民一面珍視同蘇俄人民的革命友誼，『中國政府』(匪偽政權)和『中國』(匪)人民今後仍將遵循的方針是『中』(匪)蘇在原則問題上的爭論，不應妨礙兩國的正常國家關係，在相互尊重領土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保持和發展國家關係，這符合兩國人民的共同心願」。這種措詞溫和的賀電，在近年匪俄關係惡化中殊

不多見。蘇俄著名的中共問題專家新聞評論員史米爾諾夫曾稱：中共當局十月革命節的賀電，再度確認了雙方關係正常化的希望，其本身已是肯定的因素，蘇俄表示歡迎。其賀電內容比一九七五年更富建設性。一九七五年賀電顯然對關係正常化附有條件，這次暗示在不遠將來推進關係正常化的可能。正於布里茲涅夫總書記給華國鋒升任主席的賀電被退還，這祇能證明中共方面沒有作好充分準備。史米爾諾夫并稱：關於雙方關係改善的前途，布里茲涅夫總書記曾說：「『中』(匪)蘇之間沒有不能解決的問題。」中共方面目前以國家關係正常化為限，不涉及實際關係。中共偽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也說道：原則上的妥協是不可能的，這些必須尊重。蘇俄雖也表示準備實際關係的會談，但時機未至。蘇俄認為蘇籍關係也將早晚提到。當前「『中』(匪)蘇之間的懸案，首先是國界問題，但這是人為的問題，應該容易解決」。關於此點，中共強調「尊重領土完整」，我認為是有重要的意義的。經濟關係，除技術方面外，隨時都可以促進的，人事交流雖不很簡單，但沒有重大阻碍。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二日，俄共「真理報」總編輯費納雪夫訪問聯合國總部時對記者亦強調：匪俄之間沒有不能友好解決的問題，包括邊界軍隊問題。蘇俄為與「中國」(匪)建立正常化問題盡其一切努力，來自「中國」(匪)的祝賀十月革命節賀電，已透露了好的預兆。

四 匪俄恢復邊界談判

匪俄邊界談判、中斷經年，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廿七日，蘇俄方面主持匪俄邊界談判之首席代表，蘇俄外交部副部長伊利契夫，突又重來北平，恢復與匪俄談判，當係蘇俄對匪之「友好」表示。但是與匪偽首席代表、匪外交部副部長余湛舉行數度談判之後，依然毫無進展。

匪俄邊界問題之微結及匪方態度和立場，匪偽「國務院」故總理周匪恩來曾於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三日在偽「四屆人大」第一次會議所作的「工作報告」中闡稱：「蘇修領導集團背叛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我們』(匪)同『他們』(匪)的原則爭論，是要長期爭論下去的。但是，『我們』(匪)歷來認為兩國關係的步驟，對『我國』(匪)進行顛覆，直至挑起邊界武裝衝突，『他們』(蘇俄)背棄『中』(匪)蘇兩國總理早在一九六九年就已經達成的諒解，拒絕簽訂包含有互不使用武力，互不侵犯內容的維持邊界現狀，防止武裝衝突，雙方武裝力量在邊界爭議地區脫離接觸的協議，致使『中』(匪)蘇邊界談判至今沒有結果。『他們』(蘇俄)連『中』(匪)蘇邊界存在着爭議地區都不承認，連雙方武裝力量在邊界爭議地區脫離接觸，防止武裝衝突這樣的事情都不幹，却侈談什麼互不使用武力，互不侵犯的空洞條約？這除了為着欺騙蘇聯人民和世界輿論以外，還有什麼呢？『我們』(匪)要保持警戒，加強防禦、準備打仗。……『人民解放軍』(匪軍)和廣大民兵要同全『國』(匪)各族人民一道，隨時準備殲滅一切敢於入侵之敵。」周匪此項言論，實不啻暴露匪俄邊界爭執本質。

這次匪俄恢復邊界談判，係於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卅日在北平開始舉行，雖匪俄雙方代表數度談判，但并無任何進展。據有關方面敵後情報透露：偽外交部副部長韓匪念龍一九七七年一月六日在廣州流花賓館舉行的報告會中，對於匪俄邊界談判問題闡稱：「『我們』(匪)上過當，吃過虧，當然不會再上『他們』(蘇俄)的圈套，所以蘇修談判代表團這次來，『我們』(匪)就表明：第一要誠意，不要詭計；第二要互諒、互讓，不要橫霸討價；……這幾天都在談，老樣子，談不出一點結果，代表團不像代表團，倒像做生意，一方面做國家大生意，替沙皇要東西，一方面做私人生意，大買『中國』(匪)東西，準備談不成大生意，搞點小資本回去，看來『他們』(蘇俄)與『我們』(匪)大生意做不了，因為『我們』(匪)國家的主權從來不想拿來做生意，至於小生意，這個代表團，上至團長，下至團員，都會有所斬獲……」韓匪此項闡述，雖是言不由衷，跡近漫罵，但亦顯示匪俄邊界問題，荆棘重重，根本無法達成協議。

這次匪俄邊界談判，儘量在高度保密情況下舉行。但其談判內容根據歷來匪俄所發表關於此一問題的言論，雙方差距殊大。其主要爭執為：(一)共匪要分清歷史是非，肯定中俄邊界的條約是俄國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蘇俄則斷言予以否定，并認為進行協商是沒有任何先決條件的。(二)共匪認為烏蘇里江和黑龍江的分界線應按照主航道中心線劃分。而蘇俄堅持一八六一年所劃的烏蘇里江即為分界線，這條線在接沿烏蘇里江的匪

方江岸通過。(三)共匪指蘇俄在帕米爾地區越界侵佔兩萬多平方公里上的中國領土。蘇俄則認為帕米爾劃界是一八九四年以換文方式完成的，這條界線一直存在到今天。匪俄雙方對邊界問題主張差距如此之大，難求協議自屬意料之中。

據外電透露，這次蘇俄首席代表伊利契夫再度前往北平，可能提出類似簽訂互不使用武力，互不侵犯條約之類的建議，和締結擴大貿易、加強科學、保健、體育、旅行等合作協定的要求，以製造匪俄和解的假象，但這些小惠又豈能滿足共匪的要求。

須知這次匪俄願意重開談判，并非即言匪俄邊界問題可以解決，乃是各有所謀。就蘇俄言，因北平談判的恢復，可以增強其在未來對美談判中的地位；就共匪言，也可運用匪俄邊界談判，來對美匪「關係正常化」問題對美國進行催逼與勒索。由於匪俄雙方立場南轅北轍，雖經數度談判，仍是毫無進展，現雙方談判擱淺，伊利契夫已於二月返俄，僅由其副手留在北平。致使原寄望於此一邊界談判之重開而促進匪俄關係之改善，又已成爲泡影。

肆、匪俄關係暫難改善

毛匪澤東斃命以後，匪俄關係之改善，各方寄望甚殷，蘇俄不理會共匪不斷抨擊，繼續對匪採取和解攻勢，固居心叵測，但共匪對蘇俄態度，不予理睬，亦是別有用心。就蘇俄而言，匪俄分裂的元兇已死，也就是改善雙方關係的最大障礙業已消滅，自然是爭取與共匪新領導和解的最

佳時刻。近來莫斯科不斷發出要求與匪修好呼聲，其原因即在於此。蘇俄呼籲對匪和解，對共匪內部則可煽惑人心，造成困擾，對外亦可在共產集團中造成一種印象，匪俄和解失敗，錯不在蘇俄，以取悅其他共黨國家，間接形成對匪壓力，孤立共匪，同時又可阻擾美匪接近，不致達到美匪「關係正常化」的目的。

其次，共匪華國鋒新僞政權，基礎極爲脆弱其權勢遠無法與毛匪在世可比，在效情況之下，自需繼續高舉遵奉「毛澤東路線」的招牌，加強反俄姿態，強化反俄氣氛，藉以鞏固其內部的團結，兼收欺騙西方人士的功效。當前共匪內部包括華國鋒當權一夥在內，無人會公然主張對匪和解，因爲對匪和解，就是反毛，毛匪初死，反毛極易成爲匪偽內部衆矢之的，因此華匪今天唯有繼續反俄，藉以維持其僞政權的殘局。

由此可以斷言，當前的匪俄關係，仍將是繼續對立，在最近將來，將不會有顯著轉變，論軍力、共匪雖非蘇俄之敵，但若蘇俄遽然對匪加強軍事壓力，只會促成共匪內部團結，使潛在親俄派無法抬頭，這爲蘇俄所不取。而匪爲新政權基礎未固，此時正忙於內部權力鬥爭，集中全力處理內部事務，無暇顧及對外活動，其對蘇俄不斷發出抨擊，亦不過一種姿態而已。因此，蘇俄除將繼續對匪展佈和解攻勢，迷惑國際聽視外，兼可利用共匪自顧不暇的機會，加強對美、對日外交，以及對第三世界國家的爭取，藉以使共匪趨於孤立，進而迫使共匪就範。事實俱在，毋庸置辯。

諡法及得諡人表

張卜麻 著
定價 三十元

「諡」是我國自周以後，以迄遜清末年，所有官宦之人在生前，在死後；他本人，他子孫；都夢寐以求的。

然而，「諡」雖然只是封建時代，站在爲君盡忠的觀點（標準）上，對屬下的一種鼓勵手段，現在早已不實用了，我們還去了解他幹什麼？理由在！

第一不能了解歷代官宦們，對於諡法的重要性，便不能了解他們的「從政心理」，便不能了解他們的「政治努力」的因由，便讀不通歷史。

第二正因爲古人重視諡法，視他爲「蓋棺論定」的「褒榮」，所以往往在人們論述某一位古人時，特別喜歡舉用他的諡法。有些習見的，如韓文公（愈），朱文公（熹），范文正公（仲淹），曾文正公（國藩）等，還不致誤解或陌生。至于王忠簡公，王文公，王莊介公，即使工具書中有，亦是幾千人之多，費時費事不說，如果一段記載中出現十個八個的，這一段記載還能讀下去嗎？

第三諡法原是國家的重要禮儀，他不但源遠，而且流長，甚至于有一定的法規可循；可是正史的禮志中，竟然沒有一個記其梗概的。本書針此三由，將歷代得諡之人，按所得諡號一一列出，舉凡歷代會要，古今圖書集成，中國人名大辭典中所載者，大體包備。查檢清晰容易，對於讀史或讀文的古籍，皆有助益。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